

插 图 本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温燕霞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夜如年



· 插 · 图 · 本 · 长 · 篇 · 小 · 说 · 丛 · 书 ·

夜 如 年

温燕霞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如年/温燕霞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1

ISBN 7-5059-3135-0

I. 夜… II. 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755 号

书 名	夜如年
作 者	温燕霞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88 千字
印 张	17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4 001 - 9 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135 - 0/I · 2372
定 价	26. 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简介

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客家围屋，有着奇谲怪异的历史。从上个世纪末至民国初年，更是在恐怖中衍生了几分荒唐与传奇：方圆百里的老少寡妇们齐集围屋，名为“清洁堂”，为的是用幽闭来保持她们的名节。可怜寡妇们只有面对孤灯，度日如年，在寂寞中凋谢着各自绚丽的生命。少妇豆苗，还未圆房即被送入“清洁堂”，有谁知却在高墙深院中被人强暴，是噩梦又似春梦，尚未及品评，又落入更加可怕的一个圈套；曾为戏班名角的五娘，做姨太太时不甚安分，被送入“清洁堂”修身养性，几次出逃未遂，却与山大王戏子生出一段分不清善恶的情缘，最后与戏子配给她的夫婿双双毙命于枪口，成为经久不散的冤魂；“清洁堂”堂主阿芸婆在丈夫遇难后为避免族人瓜分家产，自愿带产入“清洁堂”，从此骨肉离分，独享孤寂，更兼一段欲说还休的隐秘恋情，给她带来无尽的烦恼。爱子丧命后，阿芸婆也在完成复仇心愿后一索悬梁；有着杀夫隐情的铁板嫂奇丑无比，却在“清洁堂”中获得自由与爱戴。一次意外的遭遇使她的爱情之箭由同性射向异性，并最终为这段近乎狂野的恋情慷慨赴死……

该书故事奇特，情节跌宕，文笔细腻、优美，具有浓郁的赣南客家地域特色，值得一读。

目 录

第一章..... (3)

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落声，春生覆满血浆的脸宛如一只被人按进缸底猛地放手之后给水冲上来的木瓢，不偏不倚地扣在了豆苗的面上；四月的风有些凛冽地吹着，晨曦中五娘看见自己乌黑锃亮的长发铁丝蛇一般地四处袅动；铁板嫂这回真的绽开了笑脸，咧开的嘴唇有些乌紫，牙却又白又齐，而且笑得那样无声无息，所以才显出与众不同的恐怖；打量着狼藉一片的房子和院坪，阿芸婆第一次感到死亡原是值得憧憬的。

第二章..... (40)

难道是鬼？豆苗浑身的汗毛立时倒竖起来；铁板嫂一锄头敲在癍疤头上，只见暗红的血涌出来，把脚下的土都染黑了；当五娘目睹秋千嬷那副可怕的模样时，声音竟像一只怪兽，从喉咙里爆裂出来，叫得人心胆俱裂；阿芸婆的眼神渐渐直了，握刀的手指也越来越松软无力，后来刀从她的手上掉落在地板上，发出“咣当”的响声。

第三章..... (75)

仿佛为了证实豆苗的想法，那人紧接着便猫起腰往旁边

的一块大石头后面闪去；五娘几乎在走出房门的同时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门已经锁上了！铁板嫂仿佛听到一声炸雷在耳边响起，黑红的脸顿时变成了茶色。

第四章..... (108)

秋千嬷嬷的喊声像巫婆在给死人招魂，袅袅地在空中露出一缕隐约可见的苍白，仿佛清明时节招摇于坟头的幡旗；豆苗刚踏进那块阴影里，脊背上便倏忽间感受到一股冷气；阿芸婆一边跑一边凄厉地叫喊，文静姣美的面容也因愤怒显得有些可怕；五娘睡得很安稳，直到她突然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所惊醒。她看见被月色映得灰白的屋子中央，站着一个人！

第五章..... (142)

当那只粗糙的大手捂住豆苗的嘴时，除了嗅到男人的体臭之外，一个绝望的念头涌上了脑海；阿芸婆下意识地将食指伸到鼻前嗅了嗅，一股淡淡的油墨气沁入她的心脾，让她浑身的神经为之一紧；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人来人往的街市，铁板嫂胸中那腔燃烧着的血液才渐渐冷却下来；五娘看见他握烟斗的指关节皮肤绷得很紧，白得都能看见淡淡的血丝了。五娘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第六章..... (171)

不一会儿，夹墙上就挤满了看热闹的妇娘人，她们黑色和阴丹士林蓝的衣裤即便在灿烂的骄阳下看去也显得太过沉郁和肃穆；阿芸婆听懂了他没有讲出口的话，心一酸，早就

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此时倾盆而出；当前头那人走出甬道站到天井那儿时，铁板嫂不由得猫下腰，躲在墙壁边，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豆苗刚要走进去，猛不丁隔壁有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吓得豆苗半个头磕在门板上，“咚”的一声响，两眼直冒金花。

第七章 (217)

五娘曾注意过刘公馆养的猫，一旦进入发情期，猫的神态举止便会妩媚起来；阿芸婆刚想到“娴静”二字时，眼前便亮堂了几分，其实也不是什么宝贝，不过浮起了一张施满脂粉的脸，高额广腮，眉目疏阔，嘴和鼻子却小巧得挤在一起，看上去和善而忧郁；铁板嫂掀开阿芸婆的棉被，举灯照了一下，这一照可把她吓坏了！豆苗瞅着云瓶的那套衫衣，发现上头的荷花正是自己的手艺。

第八章 (256)

五娘禁不住拉开一道门缝，结果“砰砰”两声，几颗石子似的东西射了进来，险些砸在她的身上；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陌生的目光挖我呢？阿芸婆一下子没有了胃口；“不值钱，但是值命，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杨飞燕和老龙子望着铁板嫂，那种依赖和祈盼的眼神使铁板嫂顿时生出一份庄严的感觉；“马上就走？”豆苗几乎不敢相信地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尖，心里忽然生出个相当奇怪的念头。

第九章 (313)

她张口结舌了一阵，正想讲一句什么话，戏子却鬼魅般地突然消失了；阿芸婆和文秀对视一眼，互相都从对方的目光里发现了难以言传的惊疑和惧怕；铁板嫂凑在地板上观察着，只见这脚印走了两步后就完全失去了形迹；一个火闪中，五娘看见秋千娥赤裸着身子像条银鱼似的往前飞走。

第十章 (365)

豆苗还没看出一个大概来，一个铁塔般的身躯就倏地从旁边冒了出来；她和阿芸婆互相搀扶着走到金标和杨飞燕的尸首旁，心中对这一切持怀疑态度：这些该不是噩梦吧？铁板嫂的脸倏地变了色，她一拍大腿，大声嚷嚷着要大家都去寻秋千娥；迷离中，马寡妇似乎回头望了豆苗一眼，眉梢处带一丝阴险的笑容。

第十一章 (412)

面对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脖子脸颊和手脚上都是血痂的脏女人，阿芸婆半日缓不过气来；他这是干什么？玉荷是谁？前两次在我屋里他也是这样，难道他也是疯的么？五娘出了一身冷汗；有人在外面耳语，铁板嫂惊得毛发纷飞：老龙子来啦？“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阿喜的，你不要瞪眼睛，还是实话实说吧！”豆苗做梦也没料到云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来。她怔了半天，接着就打起抖来，泪珠子像碎米，筛了满地。

第十二章 (456)

天，她还窝了人在上面，而且是个男人，这还了得！刹那间，阿芸婆的脑海热得像口架在烈火上烧了许久的大铁锅，所有流经那儿的血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五娘剧烈的反应肯定出乎戏子的意外，他愣愣地盯住她看了几秒钟，忽然扬手扫了五娘一个耳光；“我们做一笔交易，你过来，到我这边来……”铁板嫂遵命爬了过去；等豆苗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时，一切都已经迟了。一根大棒敲在她脑袋上，她哼都没哼就昏死了过去……

105112

引子

那个县城很小，玲珑中有一种险峭。这险峭似乎来源于那条河，它那么湍急地从山中泻下，刀一般地将县城劈开，但更多的还是缘于城外的椅背岩。椅背岩在县城扩张以前肯定离县城很远，现在则像一位冷漠的男人，漫不经心地倚城而立，远观的确如一把巨大的椅子。椅座上有一幢虽经过修葺但仍显得破败的围屋。围屋呈四方形，青砖砌就，俗称谢家老围。在我看来，谢家老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匣子，它收藏了该县所能产生的最离奇的故事。那种种散发着哀怨与血腥甚或暴戾的传说我暂且不作记录，光谢家老围本身的历史，便足以征服一颗易感的心灵。

谢家老围如今看来当然有些颓唐了。它后面靠着刀削一般的绝壁，左右两边是阴风阵阵、山岚缭绕的深渊。上下两层的围屋并不矮，但坐落在这样的地形中，却像一张被拳头击扁的脸。我前去参观的那天，天空阴郁得几乎要出水了，春寒使我不断地颤抖。我蹒跚地穿行在那条四方形的走廊中，心中风起云涌。我不断地注视着苔痕蔓生的地面和斑驳的墙基，试图找寻到与房屋最初的主人、本地富绅谢晋堂有关的一丁点东西，但是我失望了。我只能听民俗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讲解员是个瘦弱娉婷的姑娘，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一种梦般的朦胧。与此相呼应的是她那飘忽的声音。她说谢晋堂在一百八十多年前做了这幢上下两层、方圆几十亩的围屋之后，全家不久即因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死了个

净光，这座围屋由此而成凶宅，并因此空了几十年。后来不知打哪儿来了几位游方僧尼，他们征得谢姓族人同意后住了进去，并改名净土庵。可官府不久就抓走了那些僧尼，说他们是长毛的残兵败将。这之后有一位被遣返回乡的宫女谢芝英住进了围屋。由于她在清宫时专做绣工，绣艺高超，回乡时虽说年老眼花，绣出来的东西却仍然超群卓绝。不久她开办了该县历史上第一个女红讲习所，一时间弟子满门。谢芝英去世后，围屋被改为“清洁堂”，专收寡妇。“清洁堂”戒规森严，许多女人在这种严厉的戒规中脱水脱色，终至成为枯叶一般的老女人。不过这并不影响“清洁堂”的声名远播。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谢家老围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清洁堂”，收留各地寡妇二百多人，并有许多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讲解员的声音一片片地覆盖过来，我嗅到了栀子花飘落时清远的芬芳。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看见了想象纤细的裸足，它正轻轻踏着讲解员花瓣一般堆垒得越来越厚因而越来越软的声音，悄悄地逼近我的笔端……

——摘自作者创作日志——

第一章

很多时候，只要一想到“命”这个字，豆苗就觉得自己像一条鱼。因为最早哺育她的不是母亲甘甜的乳汁而是哗哗响的雨水。十八年前春季的某一日清晨，晦暗的天下着雨，每滴水珠都呈现出乳头的形状，落到已经湿润得接近泥泞的地面时，却散发出难以言说的膻味。豆苗当时躺在镇上一家药铺的瓦檐下，乌紫的脸上溅满了细小的水珠。她很饿地吮吸着冻得冰凉的小嘴，娇嫩的手脚不时踢动一下那床裹在身上的红色小被子。这被子是新的，艳红的质地上绣满了精巧的花朵和蝴蝶。花朵不计时令地开着，美丽出一种漠然。那些蝴蝶则有着不湿的翅，在那样的雨天里还用薄得可怜但却妖烧的双翼扇出一片荡漾的春意。一个赶早卖菜的妇人戴着尖顶斗笠，披着旧蓑衣在药铺门前经过，她年轻然而疲乏的双目在溜过那床光彩照人的被子时无疑被那鲜艳的色彩灼痛了。她走到被子跟前时，被雨水欺骗了许久的豆苗突然领悟到雨水与她迫切需要的乳汁是有区别的，于是她拼尽力气，发出猫一般的叫声。卖菜的妇人吃了一惊，本能地退了两步。她远远地瞧着襁褓里的这个孩子，脸上露出了深思的表情。蓦地，她摸摸胸前那对被这个婴儿的哭声逗弄得胀痛的奶子，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放下菜担，躲到瓦檐下，撩起半新的阴丹蓝士林衫，将浑身湿漉漉的婴儿抱到胸前，把酱色的奶嘴塞入那张开得大大的口里。

“后来我把你放在菜箩里，新买了块油纸给你遮着，菜一斤都没卖，就打转身归屋了。”

那个妇人后来老了，成了真正的碎嘴婆婆。而且她确是个婆婆，那个被抱归的女婴理所当然的成了她的儿媳。这个儿媳谁都知道，那就是豆苗。这时的豆苗对十八年前的那个雨天已经毫无记忆，她所有的印象都来自婆婆时而温存时而冷淡的叙述。婆婆断续的语言织成了一道雨帘，让她忽然产生了做一尾鱼的想法。

当然，豆苗的这种想法并不仅仅来源于婆婆的追忆，原因是除了十八年前的那个雨天外，还有另外的雨天冲击着她稚嫩的心堤。它们在她心里掘了一口井，终日波光粼粼，她偶尔一俯身，它们便波涛般涌过来，将她淹没在其中。

去年冬季的一天，本来连云都不见一朵的天空蓦然间黑成一块铅。她和圆房不久的丈夫春生正在山上砍柴。春生身子骨一向虚弱，已经咯了好几个月血了，本来婆婆的意思是让豆苗一个人去打柴，可卧床许久的春生却突然间容光焕发起来，所以争着要陪新婚不久的豆苗上趟山，权当赴一回墟。谁知天公不作美，骤然间风狂雨急，春生的脸在雨里仿佛一朵萧瑟的残花，白里透着萎顿的死色，让豆苗看了心惊。忙乱中豆苗丢下柴刀将春生带到一个浅浅的岩洞里。看来岩洞时有人栖息，在那隆起的石块上铺了一层软软的稻草。虽然是隔年的，但在那个雨天里，稻草却飘逸着新鲜的芬芳。豆苗让春生脱去湿衣，他顺从了，不过他对自己瘦弱的身体有些自卑，所以还没等豆苗的目光射过来，他就以一种罕见的敏捷钻入了稻草中。他的脸在草堆里显得精致而激动，豆苗竟有些意乱情迷。她慢慢褪下湿衣，丰满的胴体在阴暗的光线中呈现出健康的粉红。春生的眸子顿时伸出许多锐利而温柔的钩子，将豆苗挠得又痛又痒。当豆苗也钻入草堆之后，这种

感觉即刻传染给了春生。他激烈而痛楚地动作着，额上的青筋勃动如出土的蚯蚓。豆苗被他这股异乎寻常的激情所淹没，思绪如同躯体一般颠簸。等她意识到该怎样做时，一声她闻所未闻的炸雷在洞口响起，洞顶的一些碎石块刷刷拉拉往下掉，洞中浮起呛人的尘土味。

“豆苗！豆苗！”

春生突然搂紧她，嘶着气急促地喊了她两声，还没等豆苗反应过来，春生一口血已喷泼出来，浇了豆苗满脸。豆苗的眼睛鼻子全被又腥又稠的血浆糊住，恐怖之中，她不由伸手将痉挛着呕血的春生推到一边，跳起身用草抹去脸上的血浆后，蓦然间觉得洞中寂静异常。洞外的雨还在下，风将细细的水滴吹进来拂了豆苗一身。她盯着侧身趴在稻草上不动的春生，躯体渐渐抖动起来，骨骼的碰撞声听上去像连绵的闷雷。

“春生！春生！春生？”

豆苗洁白细腻的身体银鱼一般在愈来愈晦暗的天色里游动，微弱的呼唤犹如鱼吐气泡时发出的咕嘟声，还没来得及在空气中扩散，就被另一些声音给掩盖了。在哗哗的雨落声中洞内的沉寂有着明显的死气，豆苗鼓足勇气将春生翻了个个儿，世界在刹那间变得猩红一片。

春生就那样死了，死在一个雨天里。

那个阴湿的冬日之后，虽然有许多阳光灿烂的春日，但那场雨却始终没有止住。它们淅淅沥沥地在豆苗心里飘着，水汽自眸间散出，豆苗眼中的世界因而有一种浸胀之后的变形与怪异。有那么一段时间，春生脸上浓稠的血在雨水里沤成薄薄的绢纱，罩在豆苗所见的一切事物上。豆苗体会到一种美丽但又难以言喻的恐怖。她不能也无法在这样无所不在的恐怖中保持她以往的柔媚与镇定。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春生死在那样一个地方，而且衣衫不

整（这不整的衣衫还是豆苗惊惧中给他套上的），豆苗的婆家将责任全部推到豆苗头上。尤其是那个十八年前冒雨将她抱回的婆婆，对豆苗简直仇恨、嫌厌到了极点。这种情绪在仲春的一个早晨终于被豆苗的一声轻笑给引发了。当时豆苗正从菜园摘了菜回来，想到刚才跟她打招呼的大婶说话时竟从鼻孔里吹出个茶碗大的鼻涕泡子，豆苗不由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像新棉，软适中有着诱人的气息。正在院里浇花的公爹抬起身子注意地看她一眼，目光中有种让豆苗感到亲切的成分。

“公爹，花不是要下暮才浇水么？”

豆苗说话时笑意仍浓浓地驻在双颊，十八岁女子的灿烂被两片弯曲的红唇催开。这种微笑按理说是不该有任何声息的，可院坪上的平静还是被她喉中暖暖的笑声击破了。

“妖精！骚货！一大早，狐狸一样叽叽咕咕笑，勾引哪个？你害死了春生还不够么？老天真是瞎了眼，让我把你带归屋，害了春生……”

刚刚起床的婆婆穿着新做的深蓝色镶银边的大襟衫和黑色长裤，梳着光鲜的马尾髻，黑布鞋上缀着白布条，长条脸透出几分怒气。她显然被豆苗明丽的笑靥给刺痛了，于是站在院中大声责骂豆苗，同时忏悔、痛恨自己当初的一时心软。

“……丧门星！白虎星！扫帚星……”

婆婆这样骂人的时候口齿总是格外清晰，还抑扬顿挫的富有韵律。它们在仲春微湿的晨风中扩散，豆苗顿时感受到夜露侵衣时的那份薄寒。上个春季的雨又在眼前织出一道银亮的帘子，让她影影绰绰地窥到春生已经变形的面孔。

“雨水为什么都是红的？古怪呀！”

豆苗臂弯中的畚箕砰地掉地，她那双沾着些微泥土和菜汁、露水的手微微伸出，仿佛在接血一般的雨水。清晨的风从指间掠

过，宛如绸子，凉滑轻软，舒适得好似夜晚春生的抚摸。

“你莫要再装神弄鬼了，讨厌！”

一旁注目许久的公爹公婆脸上都露出惊惧的神色。尤其是婆婆，当她发现豆苗仰望着天空的眼珠在发直并且泛着昏红、灼人的亮光时，她突然打了个寒噤。接着她丢下一句哽人的话，招手将很是担忧的公爹叫进了灶间。

豆苗进谢家老围的事情大概就是在这个没有下雨、但在豆苗记忆中却永远泛着潮气的早晨决定的。

说起“清洁堂”，这一带的人都知晓，豆苗也不例外，因为它的名声太大了。名声大的原因并不仅仅由于早年间屋主全家的凶死和那群尼姑的传奇故事，也不在于老宫女谢芝英曾在那儿办过女红讲习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清洁堂”是一个谜一般的地方。这十几、二十年来，谢家老围收留了各姓寡妇一百多人，应该说显得很热闹了。然而，许多白日里曾在椅背岩停留过的人都发现“清洁堂”有一种奇怪的安静。有一个小贩背着布匹在那门口蹲了一上午，居然没听见一声咳嗽，结果他害怕了，挑着担子就往山下跑，以后再也不肯上去了。

“那个鬼地方还去得？去了的人都要变鬼！”

小贩和豆苗是邻居，事后他擦着额上的冷汗，啧啧骂道。豆苗那时从未想过这“清洁堂”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但是，后来她却同意了小贩的这个说法，即把“谢家老围”称为“鬼地方”。她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她看见了马寡妇。马寡妇是她们远近几十里都有名的美妇，不幸红颜薄命，三十多岁就守寡了。只因公婆都瘫痪在床，所以守寡后还在家尽了几年的主妇职。后来她公婆一去世，虽说马寡妇这时已花颜不再，而且崽女都快要当门立户了，但族长乌须公经过再三权衡，还是不放心马寡妇那楚楚可人的样子，最终仍将马寡妇送进了

“清洁堂”——谢家老围。三年后，马寡妇的大崽下河时浸死了，马寡妇回了一下村子。那天好大的日头，豆苗就着日光看她的脸总觉得白中带绿，而且头发落了大半，眉毛稀疏得犹如除过的草，一双曾经顾盼生波的美目泛着鱼肚的惨白，看上去真有些像鬼。

“谢家老围有好多红伞，好靚。”

豆苗遇见马寡妇时马寡妇咧嘴冲她笑了笑说。她的牙倒是白得跟石灰一样，只是门牙上夹着片碧绿的菜叶，再配上她枯黄的面色和搞得脏兮兮的灰衫衣，竟无由地荡起股阴森的气息，浇得日头都变冷了。豆苗敛住脚，侧身让马寡妇从窄窄的田埂上过去。马寡妇跨过一个小小的沟坎后，忽然扬起双手，欢快地唱起了一首山歌。

“哥哇你是花样多，亲嘴不够动手摸……咯咯，好痒！”

马寡妇扬起的手在碧蓝的空中划拉了几下，接着迅捷地回护两肋，腰肢微扭，笑声又嗔又娇，惊得田边站着的一只翠鸟扑闪着艳丽的翅膀飞走了。马寡妇仰首望了会儿天，喉咙里的笑声渐渐低下去，咕噜成一串，等她扎着两手再往前奔时，声音由低柔趋凄厉，听得豆苗的衣服都被鸡皮疙瘩撑开了。

谢家老围里面有很多的红伞，好靚。

豆苗自从知道自己要入谢家老围之后，耳边时时响起马寡妇的这句话。马寡妇后来疯了，再后来就死了。埋马寡妇的时候下着雨，她的女儿戴着孝却撑了一把红油纸伞走在黑漆棺材后面，背影看上去挺妖娆。豆苗趁马寡妇的女儿不备，将自己的旧油纸伞调给了她。这把油纸伞豆苗至今仍在用，只是近来撑起时总感到伞柄上有马寡妇的手指在滑动，腻腻的，冷冷的，仿佛一只脱了壳的蜗牛。“蜗牛”缓缓地沿手臂而上，终于在一个微微飘着春雨、风有些过大的夜晚爬进了她的心中，让豆苗感到异常惊